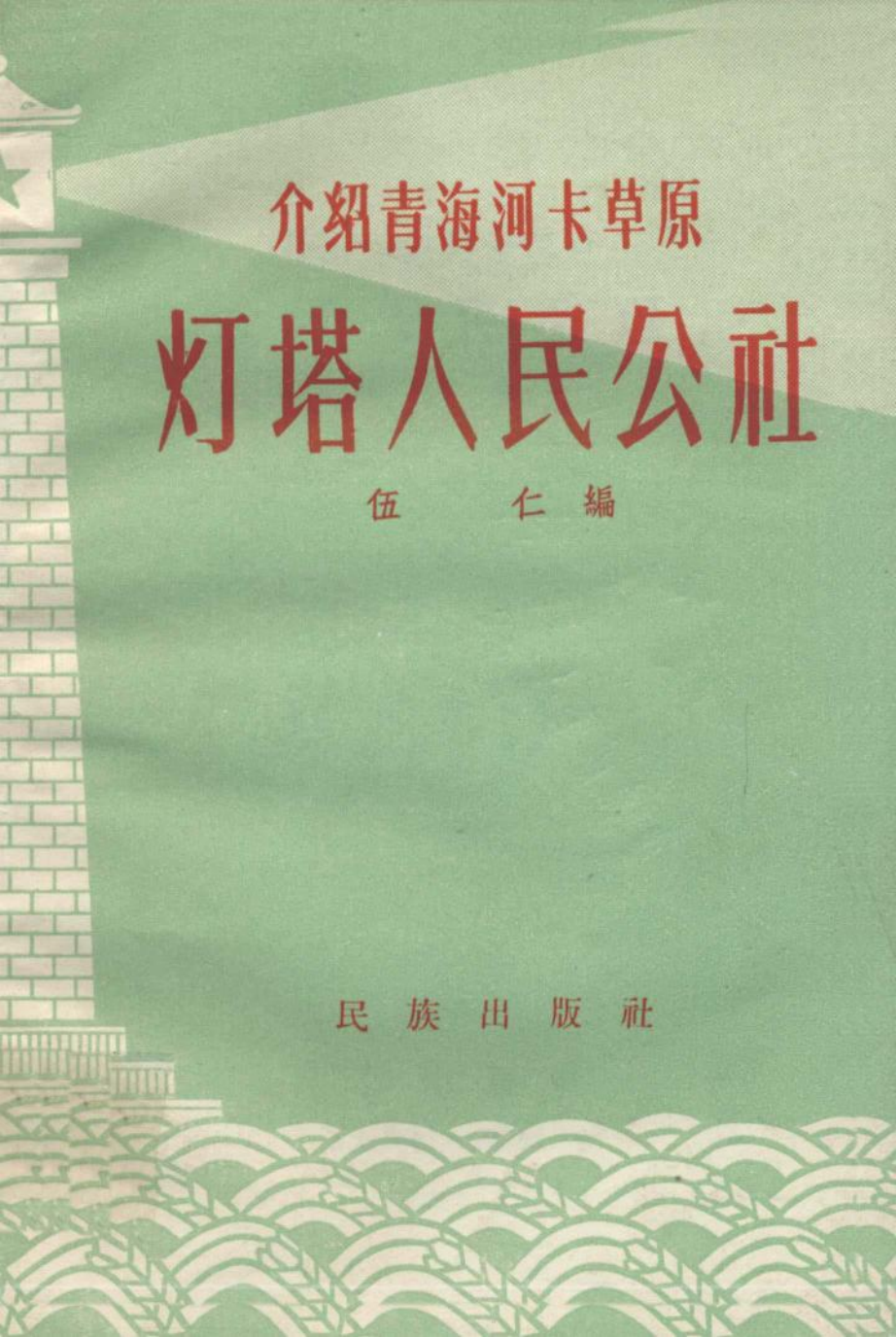




介绍青海河卡草原

灯塔人民公社

伍 仁 編

民 族 出 版 社



介紹青海河卡草原
燈塔人民出版社

伍 仁 編

民族出版社

1959 • 北京

書號:2163(1)096

介紹青海河卡草原灯塔人民公社

伍 仁編

民族出版社出版 地址:北京安定門外和平東路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47號

中央民族印刷廠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1959年3月北京第一版 195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787×1092公厘 1/32 13千字 印張5/8 印數:1—3,000冊

統一書號:3049·63 定 价:0.07元

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河卡草原，面积约有500余万亩。土地肥沃，水草丰盛，是经营牧业生产的一块肥美的高原牧场。

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绝大部分是藏族，几乎全部务牧。多年以来，封建牧主阶级、千百户头人、宗教上层和国民党蒋马匪帮互相勾结，压迫剥削穷苦牧民，以致他们长期陷于贫困、落后的痛苦境地。

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在全国牧业区坚决实行积极发展畜牧业生产和扶助贫苦牧民发展生产的政策，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逐步提高牧民群众生活水平。河卡草原上的广大牧民也开始过着史无前例的幸福生活。

1958年2月，河卡草原掀起了一个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在短短的两个半月内，带领着95.7%的牧民走上合作化道路，基本上实现了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

与此同时，广大劳动牧民，又高举反封建旗帜，展开了如火如荼的诉苦斗争，反对反动牧主、千百户头人，反对隐藏在宗教界中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在这场斗争中，群众以摧枯拉朽之势，揭掉了封建盖子，惩办了反、坏分子，收缴了枪枝，改造了基层政权。反动牧主、千百户头人所凭依的封建部落制度土崩瓦解了，劳动牧民欢欣鼓舞，在反封建斗争大捷的基础上，迎接公社化高潮，奔上人民公社大道。

1958年9月7日，这是河卡草原千余牧民群众的大喜日。就在这一个不平常的日子里，草原上的上下阿曲乎、羊曲、纳

加等4个乡新成立不久的5个农业生产合作社，22个牧业生产合作社和5个公私合营牧场，升级并社，组织成人民公社——河卡灯塔人民公社。

河卡灯塔人民公社共有466户，其中藏族427户，汉族24户，回族15户。人口1,969人，劳动力1,096个。公社成立时，拥有各类牲畜共97,000头，耕地3,000多亩。

灯塔人民公社在体制方面，实行四级制，即社管会，生产连、排、班。社管会下设农牧、工交、民政、武装等干事和会计股、办公室。政社合一、一套人马。根据统一经营，分级管理原则，社内一切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由公社统一调配使用。公社统一制定生产计划和收益分配。

河卡灯塔人民公社，是青海省牧区公社化运动中的一面先进旗帜。1958年10、11月间，省有关部门先后在这里召开了全省畜牧业现场会议和牧区卫生工作现场会议。有些经验还是值得介绍的。

一、彻底发动群众，打垮反动牧主、头人，惩治反、坏分子，在反封建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实现了牧业社会主义改造，走公社化道路。

在牧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由合作社到人民公社，河卡草原经历了极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河卡草原的牧业社会主义改造远不是一帆风顺的。远在1955年冬天，河卡草原就开始了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试点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与关心下，河卡草原出现了两个牧业生产合作社——灯塔一社、四社。在试办牧业生产合作社过程中，有觉悟的贫苦牧民根据切身体会，认识到合作社的好处，是积极支持的，拥护的，但却遭到反动牧主、千百户头人和隐藏在宗教界中反、坏分子的强烈反对。

在試办合作社过程中，反动牧主、千百户头人大兴反改造的邪风恶浪，想尽办法，阴谋破坏。他們到处造谣滋事，挑撥党、人民政府和群众的关系，合作社和群众的关系。说什么“入了社的都是共产党的奸細”，“合作社的社員是共产党的百姓，已經不是我們部落里的百姓了”。同时，他們还利用封建特权，霸占草場，不給合作社放牧的地方；迁散部落群众，藉以威胁政府。千户头人达仓单木正曾强迫27戶牧民迁往外区，破坏合作化运动。牧主大仓旦正等和百户头人花才等一小撮反动分子，喪心病狂，勾結反动上层，聯絡富裕牧民，煽动落后群众，企图搞武装叛乱，破坏牧业社会主义改造。

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坏分子，为了保障其封建特权和剝削压迫制度，也推波助瀾，掀起了反改造的邪风恶浪，进行种种破坏合作化运动的活动。色宗寺喇嘛反动分子阿热仓在阿曲乎部落，藉口講經，聚集了两千多人，大做反动宣傳，说什么“牧业合作化不适宜于牧区，你們头人好好劝說大家不要入社，也不要随便搞公私合营牧場”，公开唆使牧主、头人破坏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科乃实活佛在一次宗教集会上叫囂什么“牧民講自由、不出布施（就是变相的摊派勒索——編者），佃戶講自由、不給租子，寺院收入減少”，企图利用宗教影响，誘惑一部分落后群众不参加合作社。

在牧主、千百户头人和隱藏在宗教界中的反、坏分子相互勾結的破坏活动下，試办的灯塔一社、四社受到严重阻碍。一部分認識模糊、立場不坚定的社員动搖了，紛紛退社。一时之間，仅灯塔一社就由原来的32戶，減少到11戶。

一般來說，牧业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总是不可避免的要引起牧民群众与封建牧主、千百户头人、宗教反动上层之間的階級斗争。灯塔一社、四社暂时受到阻碍的事实，就是这种

階級鬥爭的反映。但有些反動分子歪曲事實，不承認牧區有階級分化。他們說，“牧區只有民族矛盾，沒有階級矛盾，宗教、頭人、群眾三位一體”等等。弄清楚這個問題是完全必要的，我們來看一看事實罷。

河卡草原的階級分化是十分顯著的。在這個地方，歷史上同樣長期存在少數人壓迫剝削多數人，少數人發財致富、多數人貧困無依的階級對立現象。封建牧主階級占有大量生產資料，牧場成片，牛羊成群。以原上阿曲乎鄉為例，據1957年調查，僅占總戶數7.59%的牧主，占有牲畜高達全鄉總牲畜的46.99%；占總戶數17.42%的富裕戶，占有牲畜達總數的26.04%；占總戶數33.33%的中等戶，占有牲畜僅為總數的20.86%；占總戶數41.66%的貧苦戶，占有牲畜僅為總數的6.6%。

河卡草原歷史上長期實行世襲千百戶和政教合一制度，宗教反動上層、牧主、千百戶頭人相互勾結，利用宗教和封建剝削制度，統治着廣大牧民群眾。封建剝削階級在政治上享有任意拷打群眾、攤派苛捐雜稅、沒收槍枝武器、霸占草原山林、包辦婚姻、沒收財產、限制遷徙、強迫進行宗教活動、玩弄婦女、仇殺等等封建特權。封建剝削階級凭借這些特權，為所欲為，牧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宗教信仰自由沒有絲毫保障。

封建剝削階級的殘酷剝削與壓迫，迫使許多牧民淪為“玉乎倉”（奴隸家庭）、“才玉乎”（永世奴隸）、“聶什匠”（男奴隸）和“毛什匠”（女奴隸）。這些人為數是不少的。據統計，1949年僅阿曲乎部落就有“玉乎倉”和“才玉乎”14戶，占該部落總戶數的11.4%，共61人；有“聶什匠”和“毛什匠”30名，占該部落總戶數的5.59%。這些人的社會地位非常低下，無論婦女或男子都必須用全部或大部分時間為封建剝削階級服無償勞役，常年累月過着吃不飽、穿不暖的窮困生活。

河卡草原上存在着階級對立，這是客觀事實。這就證明反封建鬥爭在牧區社會主義改造中有重大的意義。

河卡草原的反動牧主、千百戶頭人以及隱藏在宗教界中的反、壞分子，在牧業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愈來愈囂張的反改造陰謀活動，在群眾面前徹底暴露了他們的反動面目。1958年春天，在全區基本實現牧業合作化的同時，河卡草原掀起了翻天覆地的以反對封建壓迫剝削和以揭發反、壞分子為中心的訴苦鬥爭運動，對反動牧主、千百戶頭人和隱藏在宗教界中的反、壞分子的反改造進攻給予有力反擊。這是一場異常激烈的、面對面的階級鬥爭。在這場鬥爭中，廣大牧民通過算“五筆賬”，即解放前後生產發展對比賬，解放前後生活對比賬，解放前後負擔對比賬，解放前後工農牧產品價格對比賬，解放前後政治權利對比賬，以及挖一窮二白三械鬥的根子，大大提高了階級覺悟，徹底擺脫了封建剝削階級的政治思想影響。一些頑固不化的反動牧主、千百戶頭人以及隱藏在宗教界中的反、壞首惡分子，受到了應得的懲治。

在訴苦鬥爭大會上，河卡草原的牧民群眾吐苦水，挖窮根，訴出千年仇、萬年恨。封建牧主階級的凶殘罪行簡直是寫不勝寫，這裡只舉幾個突出的例子。會上，57歲的老漢革乃實，含淚控訴反革命分子牧主文本殺害他親生兒子多爾巴的罪行。一次，多爾巴替文本趕牛運糧，途中死了1頭牛，文本藉故勒索，要他賠20只羊，多爾巴拿不起，惹火了文本，用皮鞭狠狠打他，用石頭狠狠砸他，最後把他活活的埋掉了。為了1頭牛，多爾巴就這樣被送掉了年青的生命。牧民才享松的慘痛遭遇同樣令人髮指：反動牧主華讓強占了他的妻子，夫婦倆設法逃跑，不幸的是落到才享松頭上的便是一連串封建牧主階級慣常使用的私刑，華讓在他頭上砍了四刀，還砍掉他的雙手放到油鍋里

炸，最后把他扔到风雪交加的草原上，任其死去。第二天，华讓見才享松沒有死，又把他拖回去，用烙鉄烙他的身体。反革命分子牧主龙加本，在牧民才讓帳房附近丢失了1匹馬，硬賴才讓，才讓不承認，遭到龙加本一頓毒打，最后搶去了他的全部财产：120只羊、1匹馬和8头牛，还强迫才讓在他家里作了两年奴隶。

經過几个月的反封建斗争，牧民群众搬掉压在自己头上的封建大山，思想解放了，生产热情更高了，宗教信仰自由也得到了保障，他們揚眉吐气，兴高采烈，高唱着：

共产党恩情深；

反封建挖穷根，

劳动人民翻了身。

鼓干劲，放卫星；

学文化，讲卫生，

要使河卡变先进。

在阶级斗争胜利声中，党的公社化号召傳到了草原，解放了的牧民群众，表现出空前高涨的政治热情，在短短的三天里，順利地、热情洋溢地建立起灯塔人民公社。公私合营牧场中的私股和牧民群众的私有牲畜全部归社，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二、贯彻“以牧为主，工农牧结合”方针，开展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生产，多快好省地建设新牧区。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发展生产是巩固和提高人民公社的中心环节。”河卡灯塔人民公社在发展生产方面是有成绩的。

解放后，在河卡草原，由于党和政府坚决实行“积极发展

畜牧业生产”等政策，这个地区的畜牧业生产得到了很大发展。据上阿曲乎調查，1949年至1956年間，各种牲畜增长了将近一倍，平均每年淨增率为14.3%。在反封建斗争中，在訴苦会上，牧民曉太說：“在旧社会，很久以前，我家有牲畜股(納稅股)50多股，由于蔣馬匪帮的掠夺，牧业生产不能发展，牲畜总数一直下降，到解放的时候，我的牲畜仅仅剩下3只羊，按过去上稅的股來說，一股也沒有了，全被馬匪帮掠夺去了。解放后政府給我发放貸款(合羊15只)，帮助发展生产，到現在我已有綿羊26只，山羊14只，牛3头，馬3匹，大大超过临解放时的生产水平。”在算解放前后生产发展对比賬时，群众以参加訴苦斗争会的26戶牧民的畜牧业生产发展情况作过統計：1949年，26戶牧民共有綿羊1,475只，山羊284只，牛299头，馬32匹，共計牲畜2,090头(只)。到1958年，綿羊发展到4,437只，增加2倍以上；山羊发展到942只，增加2.3倍以上；馬发展到140匹，增加3.3倍以上；牛发展到730头，增加2.4倍以上。各种牲畜共計发展到6,249头(只)，平均增加2倍以上。

促使河卡草原畜牧业高速度发展的原因，除了牧民群众的生产热情外，同政府派駐这里的河卡草原工作站的具体帮助是分不开的。

几年来，工作站坚持以“改善飼养管理为主，加强家畜卫生，結合藥物防治”的方針，为河卡草原培养了160名民間兽医人員，开展了群众性的防疫工作。在四年多的時間內，共防治各种牲畜282,762头(只)，并于1957年修筑羊浴池一座，藥浴綿羊27,000多只，在較短的時間內，控制了各种主要傳染病。

工作站用拖拉机制草，解决了冬春牲畜飼草不足的困难。1955年后，工作站还具体帮助河卡草原訓練了70多名馬拉机

手。1956年草原灾情十分严重，工作站对草原进行了统一规划，减轻了灾情。

工作站还在群众中大力推广奶油分离器、电动剪毛机、马拉割草机和拖拉机等新式农牧业工具，培养技术人材。群众十分欢迎新式工具，反映是“生产效率高，又轻便又省力”。新式工具的推行，技术人材的培养，为逐步实现畜牧业生产机械化打下基础。

1958年，随着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节节获胜，牧民群众摆脱了封建阶级的剥削压迫和小生产的束缚限制，生产热情更为高涨。群众抓住一水、二草、三定居、四改良、五防疫等重要环节，大力开渠挖井，合理规划草原，牲畜合理编群。在这基础上，河卡草原1958年度的畜牧业生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计各种牲畜由1957年128,961头（只）增加到163,854头（只），比1957年净增34,893头（只）。幼畜成活率平均高达90.68%，其中以原上阿曲乎乡幼畜成活率最高，马驹成活率高达百分之百。

公社成立后，草原经济更走上高速度发展的道路。由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作统一安排与调度，公社计划大兴水利，至1962年使所有平坦草原基本实现水利化，同时抓住全配、全怀、全生、全活、全壮等“五全”工作和多羔多胎工作，使畜牧业生产五年加三番，即在1958年97,000头（只）的基础上，到1962年各种牲畜总头数达到388,000头（只）。

农牧结合是党对发展牧业区经济所指出的一个新方向，受到牧民热烈的拥护。在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大跃进过程中，河卡草原上的牧民群众，从1958年开始，破天荒地搞农业生产。群众在“一年粮食自给”的战斗口号下，新开荒地4,000多亩，全部种下庄稼，收获青稞、小麦等各种粮食69万多斤，

除供应全草原人口食用外，还有余粮。

牧区粮食自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多年来，河卡地区也如其他牧区一样，粮食全部依赖外地农业区。解放前，封建牧主阶级、投机商人高利盘剥，粮食贵得吓人，100斤羊毛才换青稞150斤。牧民把粮食看作稀世珍宝，轻易不能食用。1958年秋天，当农作物成熟的时候，牧民群众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种植的庄稼，笑逐颜开，欣喜若狂。他们互相奔走相告，自动带上口粮，拿上工具，参加秋收。他们说：“这是合作化带来的好处”，“毛主席和人民政府对我们真是关心”。牧民群众收割了自己的庄稼，真正体会到农牧结合的好处，除粮食自给有余外，农付产品还可以补牲畜饲料的不足。单以1958年计，每亩如以产250斤麦草计算，共可收麦草100多万斤，可供4万多头牲畜3个月的饲料，这对牲畜的安全越冬越冬起着重要的保证作用。

牧业区实现农牧结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新事物的产生总会遇到许多困难。当从事农业生产还在刚刚准备，处于酝酿阶段的时候，首先在一些干部思想上就缺乏信心，认为“牧民没有种地习惯”，“河卡地势高寒，庄稼难熟”，出现了高原上的观潮派，对新鲜事物持冷淡态度。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冲毁了这些“条件论”、“落后论”，他们在火热的生产斗争中，提出比劳动、比干劲、比技术、比质量、比速度，高唱“不怕冷、不怕寒、要使冰水灌良田”，“不畏难、不嫌冻、一定要把庄稼种”。农业生产，对牧民来说毕竟是陌生的，他们不懂技术，不会烧灰背土，不会使用农具。群众并不为这些暂时困难所吓倒，他们边学边做，很快就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没有工具、种籽，群众自己投资，仅上阿曲乎一乡，群众就积资16,000多元。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群众思想大解放，生产热情大高涨，出现了不少动人事例。过去牧民禁忌打井、挖泉，当群众一旦認識到水对农业、牧业的重要性后，大胆地打破一切禁忌，仅一个月內就新修水渠19条，补修水渠12条，挖泉100多个，打井5眼。在兴修水利中，土专家也涌现出来了。原拉日德乡沙拉村一条水渠，在十多年前，曾有人提出要修，因为工程艰巨，悬崖峭壁，水路难开，未能如愿。后經水利技术干部勘察，亦未提出具体办法。現在，在老牧民东主布設計、指导下，發揮集体智慧，七天中就引水上山，完成了这个工程，充分体现了組織起来力量大的好处。

人民公社的成立和农业大丰收，大大鼓舞了社員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信心，許多过去一直从事牧业生产的牧民表示要更熟練地掌握农业生产技术，鑽进去，作一个有文化的农民。公社在制定1959年生产計劃时，将認真抓住农业八字宪法，爭取1959年每亩平均产量达到1,000斤，卫星田产量达到5,000斤。

人民公社成立后，根据“以牧为主，工农牧結合”方針，白手起家，因陋就簡，在設備和技术极为缺乏的条件下，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力量，大办工业，在牧区开天辟地实现工农牧結合。在短短的几个月內，公社先后办起屠宰場、肉品加工厂、制藥厂、肥料厂、骨粉厂、皮革厂、皮胶厂、石灰厂、被服厂、腸衣厂、皮靴厂、农具修配厂、奶粉厂等十余所小型工厂。目前已經全部投入生产，计划在1958年底以前共上繳利潤两万元。

灯塔人民公社社办工厂的显著特点是：体现了两种結合，即工业与农牧业相結合，自給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相結合。一些工厂屬於农牧产品加工性質，如肉品加工厂、奶粉厂，专门加工公社羊牛肉、牛奶等产品，替畜产品打开出路，这将大大刺

激畜牧业以更高的速度发展。另一些工厂为农牧业生产服务，如肥料厂、制藥厂。单以制藥厂已經試制成功的土霉素來說，这项藥品大量生产以后，将有力地防治畜疫，促进牲畜迅速成长，从而有助于畜牧业的高度发展。社办工厂产品，一部分采取分配形式，分配給社內生产单位和社員消費，一部分則以商品出現在社內外的市場上。社办工厂，一部分已經开始接受社外訂貨，将不断扩大訂貨范围。

公社大办工厂后，牧民們眼界大开。过去，牧民根本不知道牛羊肉可以制成肉干、肉鬆，牛奶可以加工成奶粉。当他們第一次吃到社內工厂自制出来的肉干、肉鬆、奶粉时，都有說不尽的欢喜，有的說：“真是又好看，又好吃。”社办工厂有着极为深广的政治意义，它替集体所有制逐步过度到全民所有制打开道路；它替逐步消除城市与乡村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工业与农业差别打开道路，它将在少数民族中迅速培养出一支工人階級队伍。

灯塔人民公社各工厂的工人过去絕大多数是牧民，对工业生产是陌生的，对科学技术知識更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在短期的工业生产实践中，这些牧民出身的工人，在汉族干部的帮助下已經基本上掌握了各自专业上的生产操作技术。为了更好地掌握技术，在他們之間，目前正广泛掀起学习汉语、汉文的热潮。完全可以預料，这支新兴的工人队伍，将不断成长，不断壮大，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支有文化有技术的現代工人階級队伍。

根据积极开展多种經營、生产全綫大革命的精神，公社还組織了一个拥有130人的付业連。連里有五个排：大車排、打草排、打柴排、木料排和杂活排。付业連主要是为公社工农牧业生产和社員生活服务。在1958年冬和1959年春这段時間內，

付业連的生产指标是15万元，其中光打草排就有5万元。

此外，公社还有一支100多人的基本建設大軍，专门从事社内修房、打井等基本建設。在这支大軍里，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妇女。河卡地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妇女多于男子。过去妇女們大都被关在帳蓬里，做饭带孩子，很少从事生产。在男子少妇女多的情况下，大批妇女不参加生产不能不說是劳动力的严重浪費。公社成立后，由于普遍組織了食堂、托儿所等集体福利事业，大大減少了妇女們的家务劳动；她們从帳蓬里解放出来了。参加了公社的各种生产組織，其中以参加基建連的为最多，参加付业連、工业連的也不少。因为这些生产連都集中在定居点附近，流动性不怎么大，对她們更为适宜。妇女参加生产，表现了空前的劳动热情，单是基建連在短短的一个半月內，就新建了房屋100余間，一举解决了公社办公室、厂房、澡塘等等急需房子的問題。为了配合定居放牧工作，彻底改善牧民居住条件，基建連计划在1959年內盖房子500間，爭取在建国十周年以前，使全社社員取消帳房，迁进磚砌木架的新居。

三、隨着生产的不断发展，逐步提高 劳动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草 原出現了新面貌

文教卫生，集体福利事业是人民公社不可忽視的工作之一。河卡灯塔人民公社在这方面也作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公社成立前后，在生产大跃进的同时，河卡草原大搞文教事业，基本上改变牧区文化落后的面貌。仅仅在一个星期內，原上、下阿曲乎两乡即普及了小学教育并展开扫盲工作。入学儿童达161名，占适龄儿童177名的90.9%；参加扫盲青

壯年699名，占應參加人數614名的98.8%。同時全區成立了28個識字班和29個讀報組。開設在河卡草原的海南畜牧獸醫學校河卡分校，也在這個時候成立。在這裡學習的學生，有些是自願還俗的年青阿卡。在興辦學校過程中，出現了兄送弟、父送子，給孩子穿新衣、戴新帽、騎大馬的隆重的气象。許多人說：“以前自己沒有文化，吃了一輩子的虧，再不能叫下一代吃虧了，現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号召學文化辦學校，我們一定要使孩子們好好學習。”許多牧民從几十里以外把子女送到學校里，並再三叮囑老師說：“把學生當作自己的子女看待，教育成人。”在工作中的青壯年都是干劲冲天，書不離身。有的少女手中打酥油，嘴里還不停地唸藏文字母。有的放牧員一面擋牲畜，一面唸書寫字。許多人現在已經學完藏文扫盲識字課本。公社計劃三個月內全部扫除文盲，短期內成立完全小學和中學。

河卡草原上的學校，無論是小學，還是中等專業技術學校，都是在“勤儉辦一切事業”的原則下建立起來的，國家沒花一個錢，校舍、教具都是群眾和學生自行設法解決的。學校實行教育與勞動生產相結合，學生半天勞動半天學習。畜牧獸醫學校的學生們，目前則正全力以赴地投入建校勞動。

河卡草原文教事業的發展和當地的反封建鬥爭有直接關係。在封建勢力未徹底摧毀之前，政府也會在這裡辦過學校，花了一萬多元，建立了校舍，還特地給入學兒童發補助金。可是，由於反動牧主、頭人阻撓破壞，寺院爭奪兒童入寺當阿卡，入學兒童很少，學校幾乎鬧到辦不起來。這件事再一次證明：牧區封建剝削階級是牧區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死敵，只有徹底打垮他們，牧區才能順利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

公會成立後，開展了牧區的文化革命。居住地方，詩畫滿牆。公社有自己的報紙——“燈塔報”（旬刊）。公社還有一個

由社干部、牧民群众和北京农大下放同学共同組織的草原业余文工团，团员近百人。在首次公演时，演出了十多个精采节目，其中有以反映牧区反对封建特权为生活内容的多幕大型话剧——“草原上的风暴”。

与文教事业大发展的同时，河卡草原还开展了以帐篷清洁、环境清洁、食物清洁、个人清洁、畜圈清洁等“五洁”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在个人卫生方面，经过这次运动，许多人开始每天洗脸刷牙，饭前便后洗手。藏族妇女们自觉自愿地革除陈规陋习，普遍注意妇女卫生，取下沉重的头饰。公社修建了理髮室和澡塘后，群众养成经常理髮、洗澡的习惯，澡塘和理髮室都出现了拥挤现象。在环境卫生方面，修建了厕所，设置了痰盂和垃圾坑，随地大小便等现象消灭了。群众订了卫生公约，建立划区包干和轮流值日的清扫制度，使环境卫生工作经常化。在饮食卫生方面，公社各食堂普遍推行一改（改用手进食为用筷进食）、两分（切生熟菜的案分开使用，生熟食物分开保管）、三清洁（炊食具清洁、食物清洁、伙食清洁），炊事员普遍做到了工作前洗手和便后洗手等卫生要求。

在此同时，公社扩大与健全了社内卫生医疗组织。除原有的一所人民医院外，每连有一个保健站，每排有保健员（兼接生员）。公社卫生组织贯彻“防疫为主，医疗为辅”的方针，大力开展防疫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在公社成立前后几个月内，社内已有1,200多人种了牛痘，并防治痰疽18人，防治儿童麻疹108人，还防治了危害人畜安全的流行性感胃等恶性传染病。公社还开办为期十天的妇婴卫生训练班，培养了一批青年妇婴卫生员，广泛深入地开展妇婴卫生工作。公社卫生工作人员，大部分不脱离生产，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已经成了地道的能护、能药、能医、能牧、能农、能兵的红色多面手。